

宋代詩人贈相士詩探討

羅宗濤

摘要

文稿首先從《全宋詩》及《全宋詩訂補》檢出兩宋詩人有贈相士詩者凡 138 人，詩作 427 題、482 首，並將其分為北宋、南渡、南宋、遺民四期，以觀其發展情形。然後探討四個課題：一、詩人贈詩相士的原因是什麼？文稿從相士與詩人兩方面，加以考察。二、相士的出身如何？相士出身多數是習儒不成而改習相學，多為考場敗將。三、詩人對占卜的態度如何？約可分為三類，（一）贊揚，（二）半信半疑，（三）主張提高層次，以「理」來統攝占相。四、詩人的價值觀如何？詩人所標榜的價值觀是以心靈的自由為目的。

關鍵詞：宋詩、贈詩、相士

2011/09/27 收稿，2011/11/28 審查通過，2012/03/03 修訂稿收件。

* 羅宗濤現職為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講座教授。

Poem Presentation to Physiognomists in the Song Dynasty

Luo Zong-tao

Abstract

The *Complete Song Poems* and the *Supplemented Complete Song Poems* record 138 Song poets that have presented their poems to physiognomists, 482 presented poems, and 427 titles of these poems. To ob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culture, this study classifies related information into four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times: the Northern So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Northern Song to the Southern Song, the Southern Song, and the period after the fall of the Southern Song. The following four issues are investigated: (1) the reason why the poets write poems to physiognomists, (2) the backgrounds of the physiognomists, (3) the poets' attitudes toward divination, and (4) the poets' values. It is ascertained that most physiognomists have worked hard on Confucian studies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but failed it, and that they praise divination, half doubt it, or conduct it with *li* (principle). As for the poets, what they value is the freedom of the mind.

Keywords: Song poetry, poem presentation, physiognomist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一、引言

(一)、緣起

閱讀《全宋詩》到第 68 冊文天祥（1236-1283 年）的作品時，才一開卷，就看到大量湧現的贈相士詩，覺得很訝異。當時的立即反應是文天祥乃宋末最著名的民族英雄，他正氣磅礴，萬古凜烈，為了成仁取義，寧願犧牲一己的性命。這樣置生死於度外的人，為什麼會結交許多相士？難道他也像近來年臺灣流行的占卜風氣，想求富貴、求長壽、求平安，乃至愛情、婚姻、子息嗎？

逐首讀了文天祥的贈相士詩以後，對他看待占卜的態度，約略有幾分了解。然而對他和相士交往頻繁的原因，還是沒有得到確切的答案。於是想擴大視野，將宋代詩人的贈相士詩做通盤的考察，從各層面來探討一些相關的問題。具體的課題將在「(四) 課題」一項提出。

(二)、釋題

茲篇以〈宋代詩人贈相士詩探討〉為題，其中「相士」一詞，並不足以概括宋人對預言家的所有稱謂。宋代詩人對這一類預言窮達吉凶的專業人士的稱謂至少有六十多種。茲就其在《全宋詩》中出現的頻率依次列舉如次：相士（135 次）、術士（32 次）、日者（28 次）、談命（27 次）、道人（23 次）、術者（14 次）、五星、山人、地理（以上 11 次）、相者（10 次）、星學、陰陽家（以上 6 次）、五行家、星命、談天、談星（以上 5 次）、先生、星翁、術人、道士、數學（以上 4 次）、卜者、命士、易數、星士、星術、相法、相師、相僧（以上 3 次）、命者、相手、神目、善相、談易、談星命、醫卜（以上 2 次）、三命家、女學士、五行、太極數、言命、言相、易鑑、星家、相工、相掌文、風水僧、真術、神機、術家、通靈、堪輿家、算星辰、算數、說易、銀河家、數術、談星辰、談星數、談數、論命、學易、應星文、隱君、醫相者、聽聲、剋擇（以上各 1 次）。

在上列繁雜的稱謂中，有些是名稱稍異而實質上是同一類型的人物，例如相士、相者、相法、相師、善相、言相、相工；又如地理、剋擇和堪輿家，相手和相掌文之類。

其次，有些稱謂含義寬泛，如術士、日者、術人、卜者，他們的專長可能是天文、地理、算命、卜筮中的任何一種，也可能兼擅兩種以上的專長。

然而，不論他們的專長是天文、地理，還是算命、看相，只要他們以預言窮達吉凶為專業的人，這裡一律歸為廣義的「相士」而不再去細分他們之間的差異。因為本文的宗旨不在判別各種占卜方法異同優劣，而是要探討詩人對相士預言的看法，所以就以出現次數最多的「相士」概括其餘。至於道人、山人、先生、隱君一類的人物，則不可貿然將其納入，而必須在讀了各詩內容以後再做取捨，取捨的標準是看他們是否以算命卜筮為專業做為必備的條件。因為所謂道人、山人等，他們有些只是指隱逸清修之士，有時也指煉丹養生的人，但並未涉及占相卜筮，所以必須加以區分。至於一些藝兼醫卜或棋卜者，則僅取其關於卜的部分。再者，還有一類詩題上並無「相士」或相關字眼，但詩序提到他是相士，則將其納入。¹

總之，茲篇名為〈宋代詩人贈相士詩探討〉，旨在對兩宋三百多年間詩人和以算命、看相，預言未來吉凶窮達為業的人士以詩交往的情況加以考察，並藉以探討當時的社會風尚和價值觀等問題。

(三)、分期

依上述原則，從《全宋詩》檢得詩 427 題、482 首，詩人 138 人。這些詩人和作品分布在兩宋三百多年中。由於時移勢變，談論政、經、社會，哲學思想，文藝思潮都隨時代推進而不斷演化，所以茲篇將其約略分為：北宋、南渡、南宋、宋亡四期：

1. 北宋

北宋亡於 1127 年，凡卒於此年以前的詩人及其作品屬之。此期詩人計有：梅堯臣（1002-1060 年）、張方平（1007-1091 年）、李覲（1009-1059 年）、陳舜俞（？-1075 年）、徐積（1028-1103 年）、劉摯（1030-1097 年）、沈遼（1032-1085 年）、蘇軾（1037-1101 年）、李之儀（1073 年進士）、呂南公（1047-1086 年）、劉弇（1048-1102 年）、李廌（1059-1109 年）、李新（1062-？年），一共是 13 人。其中李之儀和李新二人雖卒年不詳，但他們各存一首贈相士詩，內容都沒有南渡的痕跡，因此將他們列入北宋時期。

¹ 如何夢桂 He Menggui：〈贈陳桂山二首〉“Zeng Chen Guishan er shou”，收入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 Beijing daxue guwenxian yanjiu suo 編：《全宋詩》*Quan Songshi*（北京[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Beijing daxue chubanshe]，1998 年）67 冊，頁 42197。

2. 南渡

凡生於北宋而卒於南宋（1127年以後）的詩人列於此期。計有：韓駒（1080-1135年）、王庭珪（1080-1172年）、孫覲（1081-1169年）、呂本中（1084-1145年）、洪皓（1088-1155年）、陳與義（1090-1138年）、王知道（1093-1169年）、李處權（?-1155年）、張嶠（1096-1148年）、朱松（1097-1143年）、吳芾（1104-1183年）等11人。

3. 南宋

凡生於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卒於帝昺祥興元年（1279年）之間的詩人皆屬此期。但此期開頭四人須略作說明：晁公遡生卒年不詳，他是高宗紹興8年（1138年）進士，雖然可以推想他生於北宋晚期，但以其登進士第之年列為南宋時期應較合宜。至於王十朋（1112-1171年）、李流謙（1123-1176年）、陸游（1125-1209年）、周必大（1126-1204年）四人雖然都生於北宋，但在北宋覆亡時都還沒有成年，將他列入南宋也較為適當。除以上五人外，其餘詩人依次列舉如下：

楊萬里（1127-1206年）、項安世（1129-1208年）、朱熹（1130-1200年）、陳造（1133-1203年）、許及之（?-1209年）、周孚（1135-1177年）、王質（1135-1189年）、蔡元定（1135-1198年）、樓鑰（1137-1213年）、王炎（1138-1218年）、袁說友（1140-1204年）、曾丰（1142-?年）、趙蕃（1143-1229年）、葉適（1150-1223年）、劉過（1154-1206年）、敖陶孫（1154-1227年）、葛天民（生卒年不詳，與姜夔、趙師秀唱和）、任希夷（1156-?年）、蔡淵（1156-1236年）、曹彥約（1157-1229年）、劉儼（孝宗時人）、釋如淨（生卒年不詳）、韓澆（1159-1224年）、釋居簡（1164-1246年）、劉宰（1166-1239年）、戴復古（1167-?年）、蔡沈（1167-1230年）、度正（1167-?年）、周文璞（與韓澆等唱和）、釋道冲（1169-1250年）、釋法薰（1171-1245年）、錢時（1175-1244年）、華岳（?-1221年）、朱復之（1205年進士）、洪咨夔（1176-1236年）、鄭清之（1176-1251年）、真德秀（1178-1235年）、魏了翁（1178-1237年）、吳泳（1208年進士）、釋普濟（1179-1253年）、陶夢桂（1180-1253年）、王邁（1148-1248年）、陳郁（1184-1275年）、釋智愚（1185-1269年）、釋永頤（與周文璞文子唱和）、劉克莊（1187-1269年）、張明中（生卒年不詳）、李叔與（生卒年不詳）、許斐（理宗嘉熙間1237-1240年隱居秦溪）、釋元肇（1189-?年）、戴昺（1219年進士）、釋廣聞（1189-1263年）、姚鏞（1191-?年）、林希逸（1193-?年）、

戴翼（1223年進士）、嚴粲（理宗紹定間 1228-1233年為徽州掾）、白玉蟾（1194-？年）徐元杰（1194？-1245年）、王柏（1197-1274年）、方岳（1199-1262年）、趙孟堅（1200-？年）李曾伯（理宗紹定三年 1230知襄陽縣，景定五年 1264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度宗咸淳元年 1265為賈似道禡職）、釋妙倫（1201-1261年）、蕭泰來（1229年進士）、朱繼芳（1232年進士）、姚勉（1216-1262年）、劉黻（1217-1276年）。

南宋時期（1127-1279年）贈相士詩的詩人共計 72 人。

4. 遺民

茲將生於南宋覆亡（1279年）之前，而卒於元朝統一以後的詩人，列舉於後：

蕭立之（1203-？年）、胡仲弓（理宗寶佑 6 年 1258 曾為紹興府掾）、薛嵎（1212-？年）、家鉉翁（1213-？年）、顧逢（生卒年不詳）、王義山（1214-1287年）、徐集孫（生卒年不詳）、許月卿（1216-1285年）、張埴（生卒年不詳）、陳杰（1250年進士）、釋道粲（生卒年不詳）、方逢辰（1221-1291年）、馬廷鸞（1222-1289年）、謝枋得（1226-1289年）、方回（1227-1307年）、牟巘（1227-1311年）、何夢桂（1229-？年）、方一夔（生卒年不詳）、俞德鄰（1232-1293年）、金履祥（1232-1303年）、蒲壽晟（生卒年不詳）、潘從火（1262年進士）、方逢振（1262年進士）、吳龍翰（生卒年不詳）、文天祥（1236-1283年）、江愷、王鑑、葉碧峰（以上 3 人生卒年不詳）、林景熙（1242-1310年）、黃庚（生卒年不詳）、趙必（1245-1295年）、于石（1247-？年）、仇遠（1247-？年）、艾性夫（生卒年不詳年）、黎廷瑞（1250-1308年）、陸文圭（1250-1334年）、徐瑞（1255-1325年）、陳深（1260-1344年）、蘇壽元、易士達、翁溪園、李長沙（以上 4 人生卒年不詳）。

遺民有詩贈相士者凡 42 人。其詩作或作於亡國之前，或作於亡國之後，例如文天祥的贈相士都作於宋亡以前，而葉碧峰的〈贈月洞先生〉則作於宋亡之後。不可不察。

（四）、課題

掌握了基本資料以後，就著手探討下列課題：其一、詩人贈詩相士的原因是什麼？其二、相士的出身如何？其三、詩人對占卜的態度如何？其四、詩人的價值觀如何？以下逐一展開其論述。

二、贈詩相士的原因

此一課題可從相士和詩人兩方面作考察：

(一)、相士求詩的風氣

相士往往主動向詩人求詩（或作索詩、乞詩），以表示他異於一般江湖術士，挾詩自重，藉此遊走於公卿富家官吏或士人之門。這可以從詩題、詩序、詩句顯示出來。

詩題就標明是求詩、索詩，求詩的如：韓駒（1080-1135年）〈術者吳毅乞詩欲至塞上〉（《全宋詩》25冊，頁16582）、許及之（?-1209年）〈湯晉卿善談命求詩紀實〉（46冊，頁28380）、嚴粲（生卒年不詳）〈叨第後日者自謂奇中索詩〉（59冊，頁37397）、李曾伯（1230年知襄陽縣）〈尤木石薦術士松菴求書以詩送之〉（62冊，頁38752）、薛嵎（1212-?年）〈電眸相士索詩〉（63冊，頁39880）、姚勉（1216-1262年）〈鏡齋相士求詩二首〉（64冊，頁40433）、何夢桂（1227-?年）〈方鈞隱挾星學求詩且業醫〉（67冊，頁42138）、金履祥（1232-1303年）〈術士求詩〉、又〈術士求書往橫山復以詩贈並序〉（68冊，頁42589）。

序文言其贈詩出於相士之請者，如：劉弇（1048-1102年）〈贈相掌文廖生一首有引〉引文云：

相掌文廖生，自云前十年余舊也。因追計登第以來，符驗略如生言。今又相遭於螺水之上，求余詩尤力，因攬筆滿生之請云。

（18冊，頁11966）

真德秀（1178-1235年）〈贈岳相師〉序云：

余方與友人劉定甫論〈西銘〉，而岳相師來索詩，遂直書以贈。」

（56冊，頁34865）

李曾伯〈贈富春子〉序云：

臨期索詩，因書以贈。

（62冊，頁38712）

詩句中言及索詩者，如：王炎（1138-1218年）〈贈劉術士〉：

聞子能知算，逢予屢索詩。諸公多妙語，老我更何辭。……

(48 冊，頁 29820)

徐元杰 (1194?-1245 年)〈贈日者盧生〉：

相逢未縱談天口，開口便教儂賦詩。我語只堪供覆瓿，子行聊贈若為資？……

(60 冊，頁 37819)

陳著 (1214-1297 年)〈贈醫相者趙月堂〉：

……今年重來又默默，問之不答惟求詩。……

(64 冊，頁 40284)

于石 (1247-? 年)〈贈姚星士〉：

……草鞋生翼杖生鱗，一笑索我詩贈行。我詩何足為重輕，歷象妙處須推尋。……

(70 冊，頁 44133)

據上舉例證，可以看出宋代相士有向人求詩的風氣。就劉弇的詩引來看，此風似起自北宋晚期。但從韓駒的〈善相陳君持介甫子瞻手字示予戲贈短歌〉(25 冊，頁 16581) 來看，陳姓相士可能已先向王安石 (1021-1086 年) 和蘇軾 (1037-1101 年) 求詩，再藉二人詩向韓駒求詩。因此，求詩之風至少可以往上再推三、二十年。其次，我們也可以看出相士求詩之風在南渡之後愈來愈盛，直到宋亡之後，此風氣還繼續綿延下去。

然而相士求詩的目的何在？在一些贈詩中可見其端倪，如：劉克莊 (1187-1269 年)〈贈徐相師〉：

……袖闊日常籠短刺，肩寒春未換單衣。半頭布袋挑詩卷，也道遊方賣術歸。

(58 冊，頁 36151)

又〈贈日者袁天勳〉：

多識名公與鉅卿，也攜贄卷到柴荆。……

(58 冊，頁 36661)

方岳 (1199-1262 年)〈贈談命者〉：

客有攜詩夜扣烏，典衣何惜倒吾餅。……

(61 冊，頁 38415)

李曾伯〈贈相士錢懶溪〉序云：

軍書蜂午中，有持風鑿造見，曰觀色可以驗祥異。設一叩之，出諸公贈懶溪詩卷。……

(62 冊，頁 38724)

可見相士求詩是用來做敲門磚用的，俾取信於人。而且相士需要的贈詩又以多為貴，例如前引「半頭布袋挑詩卷」，詩卷用布袋來挑，足見為數不少。潘從大（1262 年進士）〈贈無菴沈相師〉：「……論相又看新進士，挑詩多識舊公卿。……」（68 冊，頁 42797）翁溪園（生卒年不詳）〈贈談命江文魁〉二首之二亦云：「刮眼相逢四五秋，知君藝出萬人頭。但看巨軸藏盈袖，不信行囊尚弊裘。……」（72 冊，頁 45631）可見相士求詩是多多益善的。他們所獲贈詩愈多，就顯示其聲譽愈隆，其相術的可信度也就愈高。因此，相士求詩就蔚為風氣了。

（二）、詩人贈詩的理由

相士以占卜謀生，通常是收費的。所以富貴的人是贈之以財；寒士如果生活還過得去，有時會請吃飯喝酒，要是連酒都請不起，就只好贈之以詩了。例如：劉克莊〈贈天台陳相士〉云：「……惜無斗酒堪澆汝，一曲勞歌贈北歸。」（58 冊，頁 36477）又如姚勉〈再贈（陳高眼）〉云：「黃金在手亦能擇，爭奈無錢自忍饑。未得酬君錢百萬，且先持此一篇詩。」²（64 冊，頁 40437）當然，多數贈詩是應相士力請而寫的，未必都是因無錢而以詩來搪塞，參讀前項「相士求詩的風氣」可知。

再者，相士請求詩人贈詩，往往是他正要到某地見某人，而某人正是詩人的故舊。因此，詩人也就趁贈詩之便，順便將自己的近況藉贈詩代達。例如劉克莊〈贈楊相士〉云：「……故人若問樗庵老，林下吟詩白卻頭。」（58 冊，頁 36435）又如金履祥（1232-1303 年）〈術士求書往橫山復以詩贈並序〉云：「術士錢神鑑欲往橫山，求余書為介，余不敢而以詩贈之行矣。神鑑見汪君明卿、方君叔炎，皆余所兄事者也；朱亨父、汪平仲，亦

²〔南宋〕NanSong 姚勉 Yao Mian 此首〈再贈〉“Zai Zeng”「未得酬君錢百萬」句，非謂當時看相酬金多至百萬，這是姚勉醉時的允諾，此詩跋文云：「高眼執去秋筆帖來取相錢，驗之，是醉狂時所書。……」

余舊友，其舉余詩似之。錢君杖履到橫山，為我傳聲談話間。術動諸君應一笑，不教垂橐怨空還。」(68 冊，頁 42589) 則二人皆藉相士傳聲於故舊之意甚明。

最重要的還是贈詩的人，亦將贈詩視為傳播的方式之一。唐宋詩人以唱和、聯句、題壁等方式進行詩歌的傳播，³宋代詩人更藉相士的遊方求售，將其詩篇流傳各處。因為當相士挾知名人士的贈詩造訪時，主人可能會讀一讀他帶來的詩，例如方回(1227-1307年)〈贈數學吳桂子〉云：「先天有數妙著龜，詫鬼誇神滿卷詩。獨一許翁可吾意，預占晴色賞醪醪。」〈自注〉：「許堯舉詩如此。」(66 冊，頁 41518) 可見接見相士的人是會讀相士所攜的詩，甚至還加以品評的。相士遊走四方，接觸各種品類的人物，一有機會他們就展示所攜詩卷，標榜他們的身價。因此，詩人贈詩相士時，固然以眼前的相士為第一個讀者，但他們也知道其詩作可能還要面對其他可預知或不可預知的讀者，所以他們在針對特定相士立意外，往往又將自己的理想、期望、感慨等成分，寫入字裡行間，公諸其他眾多讀者之前。例如：王柏(1197-1274年)〈贈尋賢趙相士(袖中有尋賢牌)〉：

赤腳佯聾術有神，賢才未必要尋賢。尋賢牌子非賢物，自是君王坐右箴。

(60 冊，頁 38066)

王柏以相士的別號「尋賢」借題發揮，謂尋賢不是相士的責任，也不該擁有尋賢牌，尋賢應該是君王的職分。詩句雖扣住相士的名號，但言外之意已諷及君王。

姚勉〈贈月堂徐相士〉：

衡門選龍首，摸索未容易。龍首許黃扉，卻亦非難事。濟物乃素心，好爵豈予志？時來亦不辭，焉用早諛媚。

(64 冊，頁 40486)

詩的前半言相士從眾多舉子中選出狀元較難；從狀元中預測來日為宰相就較容易。後半則表白自己濟物的懷抱。方岳〈贈相士〉：

³ 參見羅宗濤 Luo Zongtao :〈從傳播的視角析論宋人題壁詩〉“Cong chuanbo de shijiao xi lun songren tibishi”,《東華漢學》*Donghua hanxue* 第7期(2008年6月),頁25-66。

老來學劍已無成，眼底邊塵猝未清。此輩束高閣耳，且容黃犢伴春耕。

(61 冊，頁 38476)

直抒他對時局的憂心和報國無門的感慨，而把相士全都忽略了。

總之，詩人除了應相士之請，針對相士的需求，寫下介紹、推薦、宣揚的詩篇為贈之外，亦藉相士奔走四方之便，將自己的一些意念傳達出去。

(三)、求詩贈詩的實況

姚勉〈贈高眼陳相士并序〉(64 冊，頁 40436) 其長序備述相士陳高眼向他多次看相索詩的原委，因文長不宜具引，茲節引於後，並以說明為銜接：

天下有兩等眼：一俗眼，一具眼。具眼識人於未遇，方窮而知其達；俗眼窮則毀之，達則譽之者也。豈惟世人，凡以卜相名號為知人者，其眼亦往往而俗。窮也則曰子未可問舉第；既達，則曰吾許其舉，許其第。窮達各一舌，是何號為知人者亦若是邪？獨陳高眼者，則未然，……

接著姚勉敘述陳高眼在丙午年和己酉年發榜前，都預言他落榜。⁴他都贈之以詩。到了理宗寶佑元年(1253 年)的前一年，高眼預言他將以詞賦為第二，又果如其言。序言又云：

高眼既驗，復來索詩。予問丙午之詩安在？則壞爛於醬缶間久矣，不復有矣。窮則棄其詩，達則復索其詩，高眼亦轉而俗眼耶？……予不復作詩，恐他日復為所棄。高眼曰：「子明年且上第，他日見，吾將以錦軸裝詩進矣。」予笑曰：「世間有是人耶？眼雖不低，俗不可醫。」

他將索詩與贈詩間的互動情況寫得具體而生動，可為此一行為的範例。後來姚勉竟高中狀元，⁵於是，其他相士也紛紛要求他贈詩，如〈贈達齋術士二首〉之一云：

⁴ 丙午年，西元 1246，姚勉 31 歲；己酉年，西元 1249，姚勉 34 歲。

⁵ 姚勉 Yao Mian 中狀元，其〈殿直求賦狀元遊六街詩〉“Dian zhi qiu fu zhuangyuan you liujie shi”可證。(《全宋詩》*Quan Songshi* 64 冊，頁 40437)

昔年甕牖讀書時，誰許蟾宮第一枝？今日誤恩纔入手，便來爭說鳳凰池。

(64 冊，頁 40438)

由於身為狀元，求詩的人多，所以姚勉留下了贈相士詩多達 27 題、36 首，僅次於文天祥的 35 題、41 首，和劉克莊的 24 題、37 首則不相上下。

三、相士的出身

《宋史》〈方伎傳〉列 35 人，兼錄相士與醫者。⁶而宋人贈相士詩所贈對象無一見於〈方伎傳〉，大約是由於列入〈方伎傳〉的相士，絕大多數都與朝廷有比較密切的關聯，例如擔任「司天」之類的職務；獲得贈詩的相士則不然，他們都是飄泊於江湖的術士，不入史家的法眼。正因如此，要考察他們的出身比較難，這裡只能從贈詩看出一點端倪，而將其粗分為家傳與由儒轉行兩類。

(一)、家傳

贈詩中提到相士出自家傳的並不多見。茲略舉其例：王之道(1093-1169 年)〈贈術士羅世忠〉：

春秋有羅國，之子豈其後。家傳錦囊書，相地走淮右。為問何所宗，此法古所授。卜瀦與卜宅，周孔語非謬。用能游公卿，所到術輒售。有時過吾廬，乘間得頻扣。談詩涉坡谷，說卦本爻繇。是名陰陽家，未可容易話。……

(32 冊，頁 20127)

案：贈相士詩中提到「錦囊」書和「青囊」書，都指對方是個勘輿家。此詩謂羅世忠的勘輿學出自家傳，追溯源流，可至《尚書》、《周易》，則羅世忠亦讀儒家典籍。不但如此，他還好詩，讀過蘇東坡、黃山谷(1045-1105 年)等名家詩。又如：

黎廷瑞(1250-1308 年)〈忠烈侯酷好山水作葬書以行於世元翁其族子傳其書侍父仕贛上盡得楊士術凡談陰陽家者見之輒屈膝余聞其論灑灑然起忘倦矣夫既謂之地理理非儒不精元翁儒者精

⁶ 見〔元〕Yan 脫脫 Tuo Tuo:《宋史》*Songshi* (臺北[Taipei]:藝文印書館[Yiwen yinshuguan]景印乾隆武英殿刊本, 1956 年), 頁 5561-5578。

於理固宜為賦〉（自注：彭大雅，號太極翁，封忠烈衛侯）

（70冊，頁44507）

從這長達六十多字的詩題可以得知彭元翁看風水的本領得自同族長輩彭大雅的《葬書》，而彭大雅的通曉地理又源出晉朝的郭璞（276-324年）和唐朝的楊筠松（生卒年不詳）。更重要的是彭元翁還是個儒者。因此，雖然有的術士出自家傳，但都有習儒的背景。

（二）、由儒轉行

宋代相士基本上都受過教育，而教育則由儒家主導，其教材是儒家的典籍，所以寬泛來說，相士都是習儒出身的。再說，他們如果沒有受過儒家的教育，就讀不懂《易經》以及那些多半由《易經》演繹下來的種種相書。因此，相士是由習儒而改行，就再自然不過了。

楊萬里（1127-1206年）〈贈曾相士二首〉之二云：「拋了儒書讀相書，卻將冷眼看諸儒。……」（42冊，頁26127）又〈送談命周從龍〉云：「周子囊螢初學儒，學儒不就學星書。……」（42冊，頁26598）曾丰（1142-？年）〈贈陰陽家童國用〉云：「生于參政侍郎村，它尚詩書況近孫。鐵硯無功招白眼，金函有訣動朱門。……」（48冊，頁30293）又〈李熙載業儒未效轉為五行家〉云：「典謨訓誥飽蟠胸，一字于君未有功。參到五行劉子政，轉為三命李虛中。⁷……」（48冊，頁30300）

這些相士都是習儒「不就」、「無功」，指的是科舉受挫，轉而從事勘輿、星命。但另有無關功名的特例，而是受到權奸的迫害，不得已而淪為相士的，林希逸（1193-？年）〈贈月溪孫相士〉云：

紫霞焚香青霞哭，此詩此事誰堪錄？二公如此訟君冤，身雖掇禍名不辱。天留老眼見時平，君既生還丁巳戮。仙無點鐵救君貧，佛卻有篋刮君目。令君看破玉管書，⁸養生聊借君平卜。⁹縱談風骨

⁷ 劉子政，指劉向。李虛中，唐星命家，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術數類二》《Siku quanshu zongmu tiaoyao: zibu shushu lei er》有《李虛中命書三卷》《Li Xuzhong mingshu san juan》略云：「舊本題鬼谷子撰，唐子虛中註。虛中字常容，魏侍中李沖八世孫。進士及第。元和中官到殿中侍御史。韓愈為作墓誌銘，見於《昌黎文集》。後世傳星命之學者，皆以虛中為祖。」見永瑤 Yong Rong 等：《合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四庫未收書目禁燬書目》《Heyin siku quanshu zongmu tiaoyao ji siku wei shoushu mu jin huishu》（臺北[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51年），頁2256。

⁸ 《玉管書》Yuguan shu，即《玉管照神局》舊本題南唐宋齊邱撰，齊邱好術數，凡挾象緯

妙入神，江湖諸老爭推轂。君能相人我相君，豈無武襄與英六？¹⁰

（自注：月溪，豪士也，忤丁得禍，¹¹今姑以姑布子卿之術自隱，¹²因話二霞初見時因緣，霞皆吾故人也，因以賦之。）

（59 冊，頁 37303）

看來孫月溪原本可能是個士大夫，因忤權奸丁大全，幾至於死，後來丁大全貶死才得活命，但他的案子還沒有完全平反，以致淪落為相士。這是僅見的特例。

然而，到了南宋覆亡，元人入主之後，士大夫隱於占卜的就屢見不鮮，謝枋得（1226-1289 年）就是個著名的例子。其他如：顧逢（生卒年不詳）〈寄張山居隱君〉云：

賣卜山中去，逃名竟不聞。始終全一節，今古少如君。撥火燒黃葉，枕書眠白雲。恨無薇可采，只食水中芹。

（64 冊，頁 40005）

為了保全氣節，張山居改業賣卜，但隱居山中，實難以維生。顧逢對他可謂推崇備至。

方回（1227-1307 年）〈贈黟縣星學舒碧雲（原注：俊臣，今俊民）〉云：

原夫官賦省題詩，何乃甘改業為？場屋久忘塗注乙，星辰閒測斗牛箕。細看肖貌殊清徹，徐玩揮毫亦怪奇。聞道天文修晉志，淳風會有立朝時。

（66 冊，頁 41693）

舒俊民，原名俊臣，宋末曾參加省試題詩，宋亡以後改業星學，方回告訴他，新朝正要為前朝修史，以他的才學，可以襄助修天文志。其實俊臣既改名俊民，就已明白表示他不臣於新朝廷的意思，但方回本身就是個變節的貳臣，他的勸進也就不足為怪了。

青鳥姑布子卿之術居門下者，常數十輩，皆厚資之。是書專論相術，疑即出其門下客所撰集。見註 7《四庫全書總目提要》*Siku quanshu zongmu tiyao*，頁 2263。

⁹ 嚴君平 Yan Junping，漢朝著名相士，人品清高，詳〔漢〕Han 班固 Ban Gu：《漢書》*Hanshu* 卷 72（臺北[Taipei]：藝文印書館[Yiwen yinshuguan]景印武英殿刊本），頁 1363。

¹⁰ 武襄，不詳。英六，指皋陶。

¹¹ 丁：應指丁大全，詳〔元〕Yan 脫脫 Tuo Tuo：《宋史》*Songshi* 本傳，卷 474。

¹² 姑布子卿 Gubu Ziqing：春秋趙簡子時人，善相。見《史記·趙世家》*Shiji: Zhao shijia*。案：《全宋詩》以逗號將姑布子卿斷為姑布、子卿二人，誤。

基本上，相士多有習儒的背景。在亡國之前，他們泰半由於科舉受挫，改業星命占相；宋亡之後，一些有氣節的士大夫恥事新朝，也隱於賣卜。而贈詩相士的詩人則多數擁有登進士第的經歷，他們比起相士是比較幸運的一群，但因南宋百餘年，幾乎都是由大奸主政，正人君子不但宦途蹭蹬，漂泊四方為地方官吏，且時遭貶逐，列管於荒僻之地，甚至於瀕臨死活邊緣。他們的境遇比相士也好不到那裡去，這使詩人對相士的苦況有了一份同情共感。就如李叔與〈贈談天〉云：「我坐詩窮子術窮，十年湖海兩漂蓬。子歸農圃吾歸釣，此去懸知命可通。」（59冊，頁36837）又如許棐（生卒年不詳）〈贈錢相士〉云：「我貌君容一種寒，鷺漂鷗泊卅來年。我詩吟就無人買，君相公卿煞得錢？」（59冊，頁36861）詩人和相士都有習儒的經歷，往往都有坎坷的命運，二者的距離接近了，使得贈詩能寫出體貼的詩句。

四、詩人對占相的態度

如前所述，詩人對相士多半懷著同情，他們也明白相士索詩的目的。因此，贈詩對占相持贊同態度，並且進而推崇贈詩對象的為多數。但也有半信半疑，或表示懷疑的作品。

（一）、贊揚

詩人贊揚相士的方式很多，例如稱許相士能直言不諱，神情清雅，言談動人等等。但最常見的還是推崇某一相士術精而靈驗，其次就是強調相士能寓教於卜。

1. 術精而靈驗

王庭珪（1080-1172年）〈贈日者張谷并引〉云：

余竄夜郎八年，東歸至長沙，遇日者張谷，考十年前所言皆不謬。……

（25冊，頁16855）

高宗紹興12年（1142年），胡銓（1102-1180年）上疏請斬秦檜（1190-1155年），貶嶺南。庭珪以詩相送，除名編管辰州，直到紹興19年（1249年）才東遷，而他遭受橫逆，十年前相士張谷已有所預言。他在引文一開始就提起此事，表達了稱贊的意思。釋居簡（1164-1246年）〈贈心鑒相士〉云：

被禍懷珍眼力高，區區不復秋毫。從來方才湛如水，萬象森羅何處逃？

(53 冊，頁 33257)

釋居簡盛稱心鑒相士的眼力，而他的眼光敏銳是由於心鏡澄明，所以能洞察森羅萬象。蔡沈（1167-1230 年）〈贈談命余圓機〉云：

談命誰稱妙莫窮，圓機端的與天通。試看今日飛騰者，多在當年許與中。

(54 冊，頁 33645)

蔡沈對余圓機推崇備至，這首七絕是最好的廣告。王邁（1184-1248 年）〈贈談星達士〉云：

列肆競談星，謬者十八九。達士何許人，儔中推好手。精步宿羅胸，縱談鬼擘口。技絕固招窮，鶉衣不掩肘。……

(57 冊，頁 35729)

王邁雖未言其靈驗，但推薦達士是出類拔萃的相士。釋智愚（1185-1269 年）〈電巖相者〉云：

妙處未形三寸舌，神眸一爍更無餘。季咸退舍許負死，湖海識人方見渠。

(57 冊，頁 35949)

釋智愚將電巖相者比擬春秋神巫季咸和漢初負盛名的許負，給予極高的推崇。案：《莊子·應帝王》云：「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¹³《史記·絳侯周勃世家》云：「條侯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¹⁴《宋史·藝文志》所錄相書中有許負《形神心鑒圖》、許負《相訣》等，皆佚。但唐宋相書仍每以許負相標榜，敦煌寫卷即有 CH.87 號、P.3589V 號、S.5969 號、P.2572 號、P.2797

¹³ 季咸 Ji Xian，出《莊子·應帝王》*Zhuangzi: Yingdiwang*，收入中國書局編輯委員會 *Zhongguo shuju bianji weiyuan hui*：《諸子引得·莊子》*Zhuzi yinde: Zhuangzi*（臺北[Taipei]：南嶽出版社[Nanyue chubanshe]，1976 年），頁 20。

¹⁴ 許負見《史記·絳侯周勃世家》*Shiji: Jiangzhou Zhou Bo shijia*（臺北[Taipei]：藝文印書館[Yiwen yinshuguan]景印武殿本，1956 年），頁 828-829。

號等殘卷。¹⁵所以釋智愚許之為季咸、許負後的高人，是很高的贊揚。何夢桂（1229-？年）〈贈方雲卿地理〉云：

口談禍福句句驗，人謂先生真鬼靈。……

（67冊，頁42158）

何夢桂稱贊方雲卿看風水很靈驗。文天祥（1236-1283年）〈贈曾一軒〉云：

……吾家祿書成巨編，往往日者迷幾先。惟有一軒曾正德，其說已在五年前。……

（68冊，頁42946）

文天祥和姚勉一樣狀元及第，他接觸的相士更多，家裡存放了許多相士批的錄書，但少有先見之明，只有曾正德在五年前的預言能夠應驗。李長沙（生卒年不詳）〈贈談命嚴叔寓〉：

平時已乘班揚筆，暇處不妨甘石經。¹⁶吾里忻傳日邊信，君言頻中斗杓星。（自注：許華君壽作舉首並省魁，果如所言。）

（72冊，頁45638）

相士嚴叔寓預測華君壽為舉首及省魁，結果都言中了。

這類贊揚相士術精而靈驗最多，以其最適合用來做宣傳，最受相士的歡迎。

2. 寓教於卜

詩人又很看重相士能否藉占卜推行教化，而不致淪為怪力亂神。所以對能夠寓教於卜的相士，也在贈詩中多加贊揚。徐積（1028-1103年）〈送雲鶴山人〉云：

星非甘公，卦非焦贛。¹⁷善言五部，¹⁸枝幹迭用。所據甚精，所發必中。輔之以教，其益彌眾。以剛止邪，以柔止訟。躁者使靜，

¹⁵ 參鄭炳林 Zheng Binglin、王晶波 Wang Jingbo：《敦煌寫本相書校錄研究》*Dunhuang xieben xiangshu xiao lu yanjiu*（北京[Beijing]：民族出版社[Minzu chubanshe]，2004年12月），頁24-119。

¹⁶ 班揚指班固、揚雄。甘石，指先秦齊國術士甘公和魏國術士石申。見《史記·天官書》*Shiji: tianguanshu*。

¹⁷ 焦贛 Jiao Gan，西漢術士，從孟喜學易而傳於京房。

¹⁸ 五部，謂金木水火土五行。

義（？疑誤）者使動。仁使之修，虐戒之縱。險者使平，浮者使重。如此庶乎，殆可折中。行矣勉之，斯言可誦。

（11 冊，頁 7608）

徐積詩所謂「輔之以教」以下各句，略有稱贊雲鶴山人之意，但多半是詩人對山人的期許。項安世（1129-1208 年）〈次韻謝尚書贈曾術人〉：

……逢人只說忠和孝，莫道鳴珂與曳紳。

（44 冊，頁 27321）

這和上首一樣，在稱贊之中，亦包含期許之意。陳造（1133-1203 年）〈贈相士蜀張二詩〉之一：

博古亦多藝，相形仍論心。司南輔名教，左契指升沈。……

（45 冊，頁 28096）

意謂在藉緯書《左契》預言命運升沈之餘，並加以教導，以輔名教。真德秀（1178-1235 年）〈贈葉子仁〉三首之一云：

易象推占妙入神，勸人忠孝更諄諄。只今誰似君平術？唯有南陽賣卜人。（自注：子仁每推論五行，輒以善道勉人。如孝弟忠信，清心寡欲等語，未嘗不懇切言之。故予以為有君平之風。）

（56 冊，頁 34849）

詩人贊揚相士能教忠教孝，每每和嚴君平牽聯在一起。案：《漢書》〈嚴君平傳〉云：

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眾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利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即才）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¹⁹

所以，贈詩相士而將他比擬嚴君平的，都有贊揚他有寓教於卜的意涵。又案：贈相士詩中提到嚴君平的就有 21 首之多，可見詩人對寓教於卜的重視。

¹⁹ 〔漢〕Han 班固 Ban Gu：《漢書》*Hanshu* 卷 72，頁 1363。

(二)、半信半疑

持半信半疑態度的詩人並不多見，只有曾丰（1142-？年）的贈詩頻頻出現，例如：〈贈五行家鄭逢原〉：

……試推十年事，容我驗何如。

（48 冊，頁 30248）

〈贈臨川浦城昌鄧二術士〉：

……為我推奇偶，從今驗是非。……

（48 冊，頁 30259）

〈贈術者朱明遠〉三首之三：

挾術有如子，那須要我詩？……今言他日驗，人口勝於碑。

（48 冊，頁 30260）

〈送五行家唐克壽〉：

初心半信術家流，百諾于茲未一酬。一行無非占不驗，北平終是命難侯。……

（48 冊，頁 30301）

曾丰對術士一向抱持半信半疑的態度。他是個實證主義者，對術士的預言，先姑妄聽之，必須經過檢驗，他才決定要信還是不信。從他 26 首贈詩中似乎還沒見到通過檢驗的術士。蕭泰來（1229 年進士）〈贈星學張月臺〉：

富與貴在天，君子不謂性。賢不肖在人，君子不謂命。是以張月臺，可疑亦可信。修身以俟之，人定天亦定。

（62 冊，頁 39031）

他對張月臺據天文星學預言的窮達認為可疑亦可信，因為蕭泰來的中心思想是君子以修身為本。

(三)、懷疑

懷疑不等於否定，如果詩人全盤否定占相，就不會贈詩相士。從以下舉隅，可以約略看出詩人以較高的層次來俯瞰占相，認為占相只能觸及人生的表層，而不足以深入到人生的終極意義。樓鑰（1137-1213 年）〈贈丁相士〉：

相形何似且論心，眼力工夫見淺深。古怪清奇任君說，靈臺一片
若為尋？

(47 冊，頁 29454)

相形靠眼力，論心憑工夫，其間有淺深之別。論心到精微處是深不可測的。
又〈遺術士〉：

欲壽莫誇堯丙丁，欲貴莫疑雌甲辰。學取燕山人姓竇，自然五桂
一靈椿。

(47 冊，頁 29588)

姓竇的燕山人就是《三字經》所謂「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
的竇燕山，也就是竇禹鈞。案：《宋史》卷 263〈竇儀傳〉云：「竇儀，字
可象，……父禹鈞與兄禹錫皆以詞學名。……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弟
儼、侃、偁、僖，皆相繼登科。馮道與禹鈞有舊，嘗贈詩。……」²⁰又案：
馮道〈贈竇十〉詩云：「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
芳。」²¹樓鑰此詩的大意是先天的生辰，不如後天的教育來得重要。釋妙倫
(1201-1261 年)〈夢菴相士〉云：

煙霞影裡蒼苔面，山水光埋古柏身。為報夢菴休諸夢，老僧不是
夢中人。

(62 冊，頁 38912)

釋妙倫視人生的禍福壽夭有如夢境。自己既已超脫了夢境，因勸夢菴相士
不宜仍沈溺夢境之中。方逢辰(1221-1291 年)〈贈五星陳東野〉：

粵從動靜極互根，裂為二氣分五行。未有二氣先有理，理於氣合
人物生，故為仁義為禮智。氣為人形理為心，同是水木土火金。
今人問氣不問理，茫茫只向天外尋。人而不仁水已死，不須更論
敗在子；人而薄義金已傷，如何卻說生在巳；無禮無智水火滅，
不忠不信土氣絕；人於心上斬了根，是氣安從有萌蘖。出門一笑
逢星翁，談天議論迥不同。若能論氣又論理，太極只在挑包中。

(66 冊，頁 41198)

²⁰ [元] Yan 脫脫 Tuo Tuo :《宋史》*Songshi*，頁 3432-3433。

²¹ 馮道詩見《全宋詩》*Quan Songshi* 卷 737，頁 8405-8406。

方逢辰將相士所論的五行，上推到陰陽二氣，再上推到理，理是五行的根本。由理氣衍生出人的思想行為，就是仁、義、禮、智、信。看來方逢辰是要以儒家的理學來統攝相士的星學。何夢桂〈贈術士邵易庵〉：

易道皆萬變，萬彙寄一易。大道降九流，至理散方術。譬由八面窗，八方可從入；譬猶九達衢，九軌所由出。道術雖二致，殊途極歸一。……

（67冊，頁42146-42147）

何夢桂從「易庵」的別號，聯想到以《易》道來統攝方術。愈德鄰（1232-1293年）〈贈月篷戴相士〉：

……我聞論相先論心，此語古傳非恍惚。……

（67冊，頁42411）

謂論心是論相的源頭，層次更高。文天祥〈贈劉矮跛相士〉二首之二：

……萬物各自適，形色安足量。

（68冊，頁42942）

文天祥認為相術只能觀形色，而不足以測度精微的氣質性情。又〈贈萍鄉道士〉：

道上觀行人，半似重相見。古云性相近，性豈不如面？萬形本一性，萬心方一殊。世固難絕聖，亦恐難絕愚。

（68冊，頁42977）

謂形本於性，論心性為能探其根源。王愷（生卒年不詳）〈相士俞方塘〉：

方塘之鑑形可識，方諸之鑑心始得。相形何如更論心，以貌取人當有失。君不見虞皇項籍兩重瞳，成湯曹交皆九尺。

（68冊，頁43135）

王愷以為以貌取人不免失之子羽，因此，在相形之上更應進而論心。黎廷瑞（1250-1308年）〈贈地理方生〉：

桑田還變海，深谷或為陵。物化全難料，《山經》果可憑？……

（70冊，頁44479）

黎廷瑞以為地形地物變動不居，滄海桑田，陵谷易位不斷在進行著，所以看風水的勘輿學是不可恃的。

綜合以上舉隅，可以歸納出詩人的主要觀點，就是占相只看到皮相，只能觸及人生的表層；必須更進而論及心性，以心性來統攝占相，才能深入探討人生的意義。此外，黎廷瑞還指出陵谷不斷變遷，所以地理勘輿也不足為憑；樓鑰則提出後天教育比先天的生辰八字更為重要。

以上略述詩人對占相的三種態度。有些詩人會傾向某一型的態度，但也有些詩人在不同的情境下，面對不同的對象，有時會表現出不同的態度。

五、詩人的價值觀

術士談命，原本是對命運的探索，應該也可以觸及生存的根本問題。然而，為了謀生，他們多數迎合俗情，以預言窮達禍福為能事，不僅接受世俗的價值觀，更進而助長這種膚淺、有限價值觀的蔓延。詩人雖然同樣生活在現實之中，同樣受到現實的束縛，同樣受到現實的制約，但他們在文學生活中卻能突破現實的束縛，超越平庸淺層的價值觀，致力於探索生活的真諦、生存的意義。他們嚮往的是心靈自由的人生。楊萬里〈和謝昌國送管相士韻〉：

半世緣癡自作勞，萬人爭處我方逃。憐渠識盡公卿貴，一馬歸來骨轉高。

（42 冊，頁 26140）

楊萬里為功名利祿辛苦了半輩子，體悟出先前所追求的只是過眼即逝的虛榮，現在從眾人競相爭取的地位中抽身而退，這才提高了自己的生活境界。王邁〈贈談星達士〉：

……翁命翁自知，不問子休咎。魏闕妖狐翔，吳江水獸吼。……強寇噬邊州，湖堧經踐蹂。……但願世道寧，天宇息塵垢。

（57 冊，頁 35729）

王邁超越了對自己吉凶的關切，而多了一份憂國憂民深沈的使命感。他將有限的小我，拓展為整個國家，使得生存更具意義。徐元杰〈又贈日者曰清朝貴官〉：

歆豔清朝作貴官，人人都把命來看。未言造化窮天理，且據千支
鋪卦盤。富貴熱中從古有，功名向上每才難。榮枯勘破花開落，
始識霜松自歲寒。

(60 冊，頁 37819)

由於日者的別號叫「清朝貴官」，能投俗情所好，所以眾人都樂意找他算命。但日者只據卦盤推算窮達，卻未能窮究天理，說出生存的意義。自古以來，熱中富貴的人多有，能超越功名富貴向上提升就不容易做到。要能勘破窮達榮枯就如花開花落一般自然，才能體會松樹耐寒的可貴。徐元杰早年從朱熹（1130-1200 年）門人陳文蔚（1154-1247 年）學；後師事真德秀（1178-1235 年）所以他的價值觀比起世俗和相士，自然有不同的境界。蕭立之（1203-？年）〈贈談陰陽者〉二首之一云：

《葬書》醜唾寔與賤，只為人間覓貴饒。試問胡椒八百斛，何如
陋巷一簞瓢？

(62 冊，頁 39172)

術士所憑藉的《葬書》一類相書都鄙夷貧賤，企圖為世人尋找能致富貴的途徑，但其義未了。就如唐朝宰相元載（?-777 年）擁有胡椒八百斛，²²卻落得家毀人亡，這比起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安貧樂道的顏回，二者優劣又何如呢？這是蕭立之的價值觀，也是宋代許多詩人的價值觀。姚勉〈贈呂南叔談命二首〉之二云：

龍首皆求到鳳池，此心只為利名馳。吾儕所志為天爵，厚祿高官
總不知。

(64 冊，頁 4043)

天爵，是天所賦予的爵位，指仁義忠信，樂善不倦等天賦的德行，與人爵的公卿大夫相對待。²³可見當時《四書》的精義，已深入南宋晚期詩人心中。方逢辰〈贈星命舒雲峰〉云：

²² (宋) Song 歐陽脩 Ouyang Xiu :〈元載傳〉“Yuan Zai chuan” :「籍其家，……胡椒至八百石。」，收於《新唐書》*Xin Tangshu* (臺北[Taipei] : 藝文印書館[Yiwen yinshuguan]景印武英殿本，1956 年)，頁 1772。

²³ 天爵，《孟子》*Mengzi* 〈告子上〉“Gaozi Shang”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中國書局編輯委員會 Zhongguo shuju bianji weiyuan hui 編：《十三經引得·孟子》*Shisanjing yinde: Mengzi*，臺北[Taipei] : 南嶽出版社[Nanyue chubanshe]，1976 年)，頁 46。

……雲峰挾術善說命，窮通貴賤非所問。敢問何時聚五星，今年五星聚何分？聖人在上天下平，疏食飲水甘曲肱。

（66 冊，頁 41197）

方逢辰一如王邁，也將一己的窮通擱置不問，所關心的是天下的治亂。只要政治清明，天下太平，就是過著最簡單樸素的生活，也會感到生存的自由。何夢桂〈贈方星翁〉云：

……病質愧衰遲，高論驚絕倒。天地兩無情，大化長浩浩。逝者如川流，朝露溘春草。行行重行行，貞名以為寶。

（67 冊，頁 42136）

又〈贈唐樂天星翁〉云：

……命固受於天，誰能躍陶鈞？外物不可必，吾已反吾真。君看世上兒，疾走方紜紜。

（67 冊，頁 42137）

何夢桂飽經世故，看到世人在有限的一生中經營奔走，追求一些外在的假相，最終畢竟是要落空的。他要以「真」以「貞」來實現自己的自由本性。文天祥〈贈梅谷相士〉云：

……世人識花面，識花還自淺。花有歲寒心，清貞堅百鍊。君家在梅谷，自詭知梅熟。須得花性情，不假花頭目。莫說和羹事，花被和羹累。突兀煙水村，我梅自林氏。

（68 冊，頁 42942）

文天祥穿透梅花的表相，直接觸及梅花清貞堅毅耐寒的性情。他甚至超越了梅子的實用價值，認為梅子和羹，做為調味品的實用價值適足為梅花之累。他只認同林逋（968-1028 年）純然以梅花為知己的態度。又〈贈桂巖楊相士〉云：

……好官要作無難做，身後生前是兩岐。

（68 冊，頁 42943）

生前與身後的分歧，就是有限和無限的分野。文天祥顯然已有所抉擇。又〈贈楊樵隱應炎談命〉云：

莘郊一介，堯舜君民。薇山二難，百世忠清。……

(68 冊，頁 42944)

文天祥標舉伯夷、叔齊兄弟採薇首陽山，義不食周粟的忠清百世長存。

文天祥贈相士詩最多，計 35 題，41 首，都作於宋亡之前，其中並無一語問及自己的吉凶壽夭，所堅持的是忠貞氣節。總之，他超越了世俗有限的價值觀，發揚了自己自由本性。

林景熙（1242-1310 年）〈贈蘭坡星翁〉云：

深林澹孤芳，一洗桃李姿。采采坡雲暮，持之欲遺誰？故人青雲端，或在江海涯。青雲達者路，江海幽人期。有如一種蘭，升沈亦殊岐。南宮香滿握，誰使紉湘纍？客笑試問君，君曰數所為。嗟予偶闕理，焚膏自童時。功名千載芬，白首心已違。富貴倘遺臭，不如貧賤怡。吾生吾自斷，為謝君平帷。

(69 冊，頁 43520)

林景熙在度宗咸淳 7 年（1271 年）大學上舍釋褐，授泉州教官，歷禮部架閣，轉從政郎，宋亡不仕。宋亡以後，士大夫基本上採取潔身自好的不合作態度，不仕蒙元。但也有人認為為了文化的傳承，是可以擔任教職或教育行政工作的。此外，也有立即變節，諂事新朝，謀取富貴的人。當時的價值觀呈現混亂的狀態。林景熙堅持不出仕，他以蘭坡星翁的蘭坡起興，歸結到「富貴倘遺臭，不如貧賤怡。」的價值觀。同時藉術士遊走四方之便，把他的價值觀傳播出去。

宋代贈相士詩是以抒情為主，敘事的成分很少。楊春時在《文學理論新編》中論抒情文學的性質時說：

抒情文學是情感體驗的表達，而在現實生活中，「簡單粗陋的實際需要」和虛假、有限的價值控制了我們，使我們忘記了更根本的價值，它不是吃飽穿暖，也不是榮華富貴，而是自由本身。

又云：

通過超越的生存體驗，文學體現了生存的意義。生存意義是什麼？生存意義就存在於超越的生存體驗之中。它對現實生存意義是一種質疑、否定、批判、超越，並且指向自由。²⁴

²⁴ 楊春時 Yang Chunshi：《文學理論新編》Wenxue lilun xin bian（北京[Beijing]：北京大學出

楊氏所論，和贈相士詩所標榜的價值觀是可以相應的。相士為了順應俗情，他們對生存意義的追求，只停留在現實層面上，自限於窮通、禍福、壽夭之類有限的生存形式中。但這並非生存的終極意義。所以詩人每每對世俗熱中的價值觀提出質疑，加以批判、否定，力圖超越它，而期臻於心靈自由的境界。

六、結論

在兩宋 320 年間，贈詩相士的詩人合計 138 人。其中北宋一百六十多年間佔 13 人，南渡期間佔 11 人，南宋時期一百五十餘年則多達 72 人，而遺民詩人贈詩相士的也有 42 人之多。總之，贈詩相士的風氣是愈來愈盛。在仁宗朝以前，社會相對安定，人口流動比較緩慢，相士大多集中在京城，坐肆而卜，就如梅堯臣〈讀司馬季主傳贈何山人〉所言：「京都盛龜筮，坐肆如魚鱗。」（5 冊，頁 2778）相士尚無以贈詩為媒介的需求。熙寧變法以後，社會調適不良，於是有了以贈詩作為媒介的需求。到了靖康之難，天下糜沸，南宋初期，大量移民遷徙流離，相士也奔波四方，依門傍戶，謀衣謀食，他們需要推薦的書函或詩篇以取信於人。於是，相士就紛紛向詩人索詩作為敲門磚。

就詩人而言，他們贈詩相士，可以把相士當作信差，幫他們將訊息傳達到遠方的故舊。更重要的是，相士會接觸到各色人等，詩人藉此方便，將自己的詩作傳播開來。

相士的出身，在南宋覆亡之前，他們多數是習儒不成而改習相學，易言之，他們幾乎都是科場敗將，不得已而另覓出路。然而，他們索詩的對象卻往往是新科進士。在舉子中舉之前，相士會先押上寶，為他們算命看相，並索詩為憑。書生幸而登第，相士就蜂擁前去索詩，作為廣告。交情建立以後，相士會在其宦途上繼續追蹤。

至於詩人對相士以及占相一事的態度，可略分三類：基本上，詩人既答應贈詩，多半會加以贊揚，稱贊他們相術出眾，預言靈驗，有的推崇他們教忠教孝，寓教於卜。少數詩人則採半信半疑的態度。另有許多詩人以較高的視角來看待占相，他們認占相只能觸及人生的表層，所謂窮通、吉凶乃至壽夭，都不是人生的究竟義，他們主張應提高層次，以理來統

攝占相獲致的結論。南宋中期以後，這種論調日益高張，這是理學盛行的緣故。

因此，詩人所標榜的價值觀高於世俗和相士的價值觀。世俗和相士的價值觀是有限的、虛假的，而詩人的價值觀是以心靈的自由為鵠的。

【責任編校：蔡嘉華】

主要參考書目

- 永瑢 Yong Rong 等：《合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四庫未收書目禁燬書目》
Heyin siku quanshu zongmu tiyao ji siku weishou shumu jinhuishumu，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51 年。
- 孟軻 Meng Ke：《孟子》*Mengzi*，收入中國書局編輯委員會 Zhongguo shuju bianji weiyuan hui 編：《十三經引得·孟子》*Shisanjing yinde: Mengzi*，臺北 Taipei：南嶽出版社 Nanyue chubanshe，1976 年。
- 莊周 Zhuang Zhou：《莊子》*Zhuangzi*，收入中國書局編輯委員會：《十三經引得·莊子》*Shisanjing yinde: Zhuangzi*，臺北 Taipei：南嶽出版社 Nanyue chubanshe，1976 年。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 Beijing daxue guwenxian yanjiusuo：《全宋詩》
Quan Songshi，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1988 年。
- 司馬遷 Sima Qian：《史記》*Shiji*，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 景印武英殿本，1956 年。
- 吳文治 Wu Wenzhi：《宋詩話全編》*Song shihua quanbian*，南京 Nanjing：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guji chubanshe，1998 年。
- 班固 Ban Gu：《漢書》*Hans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 景印武英殿本，1956 年。
- 脫脫 Tuo Tuo：《宋史》*Songshi*，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 景印武英殿本，1956 年。
- 陳新 Chen Xin、張如安 Zhang Ruan 等：《全宋詩訂補》*Quan Songshi dingbu*，鄭州 Zhengzhou：大象出版社 Daxiang chubanshe，2005 年。

楊春時 Yang Chunshi :《文學理論新編》*Wenxue lilun xinbian* , 北京 Beijing :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2009 年 4 月。

歐陽脩 Ouyang Xiu :《新唐書》*Xin tangshu* , 臺北 Taipei : 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 武英殿本 , 1956 年。

鄭炳林 Zheng Binglin、王晶波 Wang Jingbo :《敦煌寫本相書校錄研究》*Dunhuang xieben xiangshu xiaolu yanjiu* , 北京 Beijing : 民族出版社 Minzu chubanshe , 1998 年 12 月。

羅宗濤 Luo Zongtao :〈從傳播的視角析論宋人題壁詩〉“Cong chuanbo de shijiao xi lun songren tibishi”,《東華漢學》*Donghua hanxue* 第 7 期, 2008 年 6 月。

審查意見摘要

第一位審查人

- 一、在研究文本的蒐檢上，全面爬梳宋詩中有關詩人贈相士詩達四百多首，尤其難能可貴者，涉及高達六十七種與「相士」有關的異稱，復依各詩內容逐一加以判讀取捨，實非依賴設定若干關鍵詞所作電腦資料庫檢索可比。
- 二、作者細讀文本並歸納出若干見解：探究相士索詩、詩人贈相士詩的原因，分析相士的習儒背景，闡述詩人對占卜的三種態度與發揚「自由」的價值觀，對詩人與相士的交往及其意義有通盤的考究。全文考辨周論，論述有據，具體深入，文字清晰曉暢，深具可讀性。

第二位審查人

這是一篇議題新穎的論文，作者的處理方式相當平實且踏實，一步步按部就班，深入《全宋詩》的贈相士詩等一手材料本身，做分類觀察與材料分析，從而架構起全文的四大重心。

首先是分期從數量上歷時性分析，觀察從北宋到宋室南渡到宋元之交，發現相士的生存狀態與社會安定與否的關係；其次從詩人角度，考察詩人贈相士詩的原因，了解詩人的動機與理念；接著從相士的角度，分析詩作中相士的出身，與其如何依違在儒者身分與相士身分之間；最後是分析詩人面對相士時所展現的價值判斷。

整體而言，這是一篇素樸之作，作者絲毫沒有花俏的語言與新穎的理論，完全讓資料說話，成功在論題新穎，研究一般人所未研究的角度，因此得出許多新穎的結論來。全文對宋詩的解讀貼切，所觀察的方向與結果也貼近宋代社會，是一篇值得參考的研究。